

# 藥師三尊與十二藥叉大將

●本刊編輯室整理

## 藥師三尊

藥師如來悲心救苦，以十二大願利樂一切有情，娑婆眾生有幸得聞藥師聖號，對藥師法門生起淨信，是相當難能可貴的，《藥師經》云：「阿難！此是諸佛甚深所行，難可信解；汝今能受，當知皆是如來威力。阿難！一切聲聞、獨覺，及未登地諸菩薩等，皆悉不能如實信解；唯除一生所繫菩薩。阿難！人身難得；於三寶中，信敬尊重，亦難可得；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，復難於是。」

生死輪迴中，人身難得有如盲龜遇浮木。據《雜阿含經》所載，茫茫大海中有一塊浮木，浮木中央有一個孔洞，海裡有一隻盲龜，每一百年才探頭浮上海面一次，當盲龜游向大海東邊，浮木或許隨著海浪漂流至西邊，百年之後，盲龜也許已游到海的西邊，浮木卻可能被浪潮衝向東邊…，如此百年輾轉，試想這隻盲龜一探頭便巧遇浮木，且能將頭伸出木孔的機率有多大呢？因此佛告阿難：

「盲龜浮木，雖復差違，或復相得。愚癡凡夫漂流五趣，暫復人身，甚難於彼。」

幸得人身已屬不易，而人身難得，倘能值遇三寶，信敬尊重，亦難能可貴，若又能得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，誠甚難稀有，由此可見藥師如來的無邊功德及其法門的殊勝！東方琉璃光淨土，除藥師如來，還有無量無數的菩薩輔





助教化，其中有二菩薩摩訶薩，為諸菩薩眾之上首，即「日光遍照菩薩」與「月光遍照菩薩」，與藥師如來合稱為「藥師三尊」。

日光遍照菩薩（梵名Sūrya-prabha），漢譯又作日曜菩薩，日光菩薩，為藥師如來之左脇侍。月光遍照菩薩（梵名Candra-prabha），漢譯又作月淨菩薩，月光菩薩，為藥師如來之右脇侍。東晉帛尸梨密多羅所譯的《佛說灌頂經》卷十二云：「有二菩薩一名日曜二名月淨，是二菩薩次補佛處……唯願演說藥師琉璃光如來無量功德，饒益眾生令得佛道。」或許有人會問，東方淨琉璃世界，佛土及眾生皆身如琉璃，又何需日月之光？依太虛大師的解釋，琉璃固然晶瑩明潔，若增加日月光，則更顯清明。日月之名，乃顯二菩薩為彼眾中之上首，位居等覺，次補佛處，有如眾星中之日月。

此二菩薩與觀世音菩薩的大悲心陀羅尼也有密切關係，《日光菩薩月光菩薩陀羅尼》載，凡持誦大悲心陀羅尼者，若能再持日光菩薩陀羅尼，除能滅一切罪，尚可辟除魔障及天災。此外，病痛之人，如能持誦月光菩薩陀羅尼五遍，取五色線作呪索，繫於痛處，亦可除卻一切障難及惡病。

## 藥師七佛

《藥師經》自東晉以來，流傳的漢譯版本共有五種，其中以唐朝玄奘大師的譯本最為通行。繼玄奘大師之後，義淨法師（武則天時期）效法前賢遊歷印度，重譯《藥師經》。與奘譯本不同的是，義淨法師的譯本——《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》中，除藥師佛聖號及本事外，尚有六佛佛名是奘譯本所未提及的，此六佛即：東方光勝世界善名稱吉祥王如來、東方妙寶世界寶月智嚴光音自在王如來、東方圓滿香積世界金色寶光妙行成就如來、東方無憂世界無憂最勝吉祥如

來、東方法幢世界法海雷音如來、東方善住寶海世界法海勝慧遊戲神通如來，其與東方淨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合稱「藥師七佛」。

## 十二藥叉大將

當年釋迦佛講說此經時，由於參與藥師法會的十二藥叉大將深受感動，與其眷屬同時發願護持。經云：

爾時，眾中有十二藥叉大將，俱在會坐，所謂：宮毘羅大將，伐折羅大將，迷企羅大將，安底羅大將，頰儻羅大將，珊底羅大將，因達羅大將，波夷羅大將，摩虎羅大將，真達羅大將，招杜羅大將，毘羯羅大將。此十二藥叉大將，一一各有七千藥叉以為眷屬，同時舉聲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者，蒙佛威力，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，不復更有惡趣之怖。我等相率，皆得一心，乃至盡形歸佛法僧，誓當荷負一切有情，為作義利饒益安樂。隨於何等村城，國邑，空閑林中，若有流布此經，或復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恭敬供養者，我等眷屬衛護是人，皆使解脫一切苦難，諸有願求皆令滿足。或有疾厄求度脫者，亦應讀誦此經，以五色縷，結我名字，得如願已，然後解結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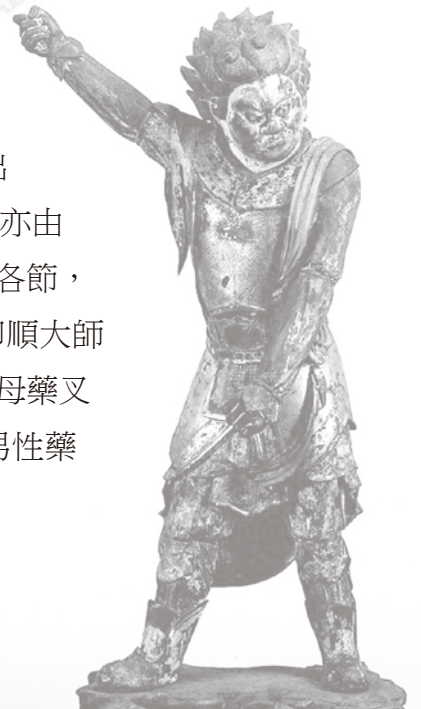
關於此段經文及「藥叉」一詞，依據演培法師所講述的《藥師經講記》，其解說如下：

藥叉，有的譯為夜叉。太虛大師的講記中說：『常人聞夜叉之名，即同羅刹等起凶惡驚怪之想，實則不然，蓋藥叉非如羅刹等之專害人者。佛教說八部眾，藥叉位列第三；四天





王八部神將，藥叉居首。故無論在佛教，在護世四天王，藥叉皆居次要與主要地位，護持佛法，誓願弘深，故藥叉實異常人之觀念』。不過，在印順大師的講記中說：『藥叉的性情不一，有的窮兇極惡，有的善良和順；如護持佛法的，即是溫純而善良的藥叉。在佛教的護法神中，他佔有很重要的位置，像四大天王中，手執寶劍的那位毘沙門天王，便是藥叉羣裏的首領』。太虛大師的講記中又說：『復次，藥叉即金剛力士，有天行藥叉，空行藥叉，地行藥叉；其義翻為勇健，正是顯示其勇敢而強有力者，不被一切摧伏而能摧伏一切，故諸佛菩薩往往現此金剛力士藥叉身。又翻疾捷，顯三種藥叉，威德自在，人間天上，往來迅速，其疾如風。復次，一行禪師在大日成佛經疏中翻為祕密，其請佛說法之祕密主，即藥叉主，以其勇健疾捷，一切身語意業神變莫測，故名祕密。又楞伽經在楞伽山為藥叉王說，其威力極大，故大日經中稱之為祕密主。復次，鳩摩羅什亦譯貴人；言其為富貴人，自富貴復能使人富貴而居人之上。古印度民間求神之易感應者，藥叉居多，故其祀奉亦極普遍。又密部咒語，皆列上首鬼神名號，而其最有名最靈驗者，亦推藥叉。蓋咒語有生善滅惡之功效，其義譯為遮持，即遮一切惡，持一切善，故藥叉能有求必應。昔清辨菩薩著掌珍論，綜龍樹中觀明一切空義，與護法菩薩一切唯識義互相抗衡。而二說各具堅固之理，互不摧折，乃發願保其色身，留待慈氏證明，求觀音大士，滿其所願，後得觀音感應，持咒咒開岩石，有藥叉神出現，引入其中，保留色身，以待慈氏，得滿所願。此亦由藥叉神將之力，其所持咒，亦屬藥叉神咒。上來所說各節，皆所以顯藥叉神將，在佛法中所居地位之重要』。印順大師的講記中又說：『藥叉的性別也有男女，中國人以為母藥叉醜陋而兇惡，故每以母夜叉形容潑辣的女人，其實男性藥



叉才真醜惡難看。女藥叉則多半生得如花似玉，天女一般的美麗』。至於藥叉的住處，『多住在天上，或深山窮谷，偏僻海島，或遊離虛空，行跡不定。我國道士，煉丹修道而得飛升，情形與他有些類似』。總之，藥叉只是神鬼，屬於鬼趣所攝，可尊重不可多接近。

當「爾」之「時」，就是救脫菩薩開示結束的時候，在法會大「眾中，有十二」個「藥叉大將」，原來「俱在」法「會」，靜「坐」在那兒聽佛說法。講到藥叉，在毘沙門天王統攝下的就有很多，為什麼現在只說十二藥叉大將？當知經中所說的十二大願，與此有著深切的關係：藥師如來在因地中，為了上求佛道，下化有情，特地發了十二大願，本此大願如實修菩提行，到了最後證得無上佛果時，所有本願無不圓滿，所以等流而為十二藥叉大將，每一藥叉為每一大願的象徵，因而不多不少的說為十二藥叉大將。如以另一觀點來看，不妨說十二藥叉，等於藥師如來的各個不同的化身，現此藥叉身助佛推動法輪，使佛法得以化化不絕。約迹而論，固是十二大將，約本而論，實是佛的等流身。印順大師的講記中說：『佛現佛相，是解脫相；現菩薩相，是慈悲相；現金剛、藥叉相，表示威嚴勇猛，能降服一般剛強難調的眾生，及能摧毀一切邪魔外道。所以金剛、藥叉的形像，總是豎眉怒目，顯出兇猛可怕的样子』。佛陀示現各種身相，無非是為利益有情，只要怎樣的身相，有益於某類羣生，佛就示現怎樣的身相，甚至示現其他的種種。如阿彌陀佛欲令法音不斷的宣流，就示現各種鳥類，演唱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等。

現按十二大將的名次，略為解釋如下：

一、「宮毘羅大將」，『義譯為蛟龍，頂有金龍相。他住在王舍城的一個山上，與佛教有密切關係，可說是最有功績的一位護法藥叉。佛在世時，他以赤誠心，處處護法。有一天，釋尊從靈鷲山麓經過，提婆達多暗中由山頂推下一塊大石頭，想擊害釋尊，為宮毘羅所見，連忙用



金剛杵迎擊，巨石便即粉碎，僅一小塊落在佛趾上，微微破皮出血。由此一例，可見他對佛法的忠誠』！二、「伐折羅大將」，義譯為金剛，就是手執金剛杵的一位護法神，如有破壞佛法的，他就饗以金剛杵。三、「迷企羅大將」，義譯為金帶，從他腰間束有金帶而得名的。四、「安底羅大將」，義譯為破空山，顯示他有一股雄偉的力量，能將一座大山破碎為空。五、「頰儼羅大將」，義譯為沉香，顯示他的身上，有股沉香香味。六、「珊底羅大將」，義譯為螺髮，顯示他像螺女形，頭上冠有華髮，好像螺那樣的。七、「因達羅大將」，義譯為能天主，亦有叫做地持。八、「波夷羅大將」，義譯為鯨，顯示他的身形長大，好像鯨魚那樣。九、「摩虎羅大將」，義譯為蟒蛇，顯示他現蟒蛇身而為護法。十、「真達羅大將」，義譯為一角，從他頭上只有一角而得名的。十一、「招杜羅大將」，義譯為嚴幟，亦譯為殺者。十二、「毘羯羅大將」，義譯為善藝，顯示他對工藝，最為善巧第一，沒有誰及得他。

此上所列的「十二」位「藥叉大將」，是諸藥叉的領導者，並不是說藥叉只有十二位，所以每「一」位每「一」位藥叉大將，各還統攝「有七千藥叉以為眷屬」。為領導者的藥叉大將，既來到法會聽法，所有部眾當亦隨之來到法會聽佛說法。領導者的十二藥叉名字，本可不必加以怎樣解釋的，只要照著印度的原音呼召，就可與念神咒一樣的，發生同等的效力。正因如此，所以下面結經名時，特別『亦名說十二神將饒益有情結願神咒』。是以十二藥叉神將名字，可以當作咒一樣的持誦，不可對之忽視！

諸藥叉眾來聞佛法，不是點綴點綴莊嚴道場的，而是認真的聽聞，並得到很大法益，所以「同時舉聲」稟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等今一天在此，承「蒙佛」陀的大「威」德「力」的加持，「得」以聽「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」的「名號」，因而從今以往，「不復更」再感「有惡

趣」的「恐怖」！藥叉原是屬於鬼趣所攝，鬼為三惡趣之一，身處惡趣之中，不管有著怎樣大的福報及威力，但仍不免要受惡趣的痛苦，有苦就不能免除痛苦的恐怖，這是必然的道理。現因聽到藥師如來的聖號，得到佛力的慈悲加被，雖仍身在惡趣之中，但已不會再有痛苦的恐怖，因知自己已種下深厚的善根，確信這個生命結束後，不會再墮到惡趣裏去，感於生命的前途一片光明，所以無復恐怖畏懼！既然得到這樣的勝利，皆是佛陀的慈悲恩賜，於是想到如何報佛深恩，而向佛陀誠摯表示說：「我等相率，皆同一心」，自今以後，「乃至盡形」壽，「歸」依「佛法僧」三寶，做個忠實的三寶弟子，同時發廣大的「誓」願，要「當荷負一切有情」，「為」諸有情「作」種種的「義利」，使之得到「饒益安樂」。此中一心最為重要，顯示沒有第二念頭。俗說：『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』。所以不論做什麼事，最要緊的是一心，如果三心兩意的，時而想要這樣，時而想要那樣，其心不能專一，必然難成大事！

至於義利兩字，佛法有多種的解釋：義是就利他說的，利是就自利說的；義是給與將來的安樂，利是給與現在的安樂；義是就出世的福樂說，利是就世間的福樂說；義就真諦第一義諦說，利就俗諦轉煩惱菩提說。不管對之作怎樣的解釋，諸藥叉將能以這樣的義利安樂，饒益世間的一切有情，不能不說是極為難得的。聞法得到佛法的好處，自發自動的歸依三寶，並以大好的佛法利濟有情，可說藥叉們勝過號為萬物之靈的人羣，這話怎講？如現實人羣，有很多從聞法中，得到佛法的勝利，不但不會因此發菩提心，積極從事利濟有情，甚至要他歸依三寶，他都感到相當困難，好像歸依沒有意義，一個頂天立地的人，竟然不如鬼趣的藥叉，能說這不是人的最大恥辱？豈不是人有意向鬼趣裏鑽，想與鬼類看齊？

藥叉對諸有情所作的義利安樂，在時間上既通於現世與未





來，在空間上也就能夠做到，不論在此界或他世界，「隨於何等村」莊、「城」市、「國」都、縣「邑」，乃至「空閑」的山「林中」，假「若有」人「流布」此藥師「經」，「或復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」，以及「恭敬供養」藥師如來，「我等」藥叉大將及諸「眷屬」，定盡自己力量所能做得到的，經常「衛護是人，使」令他們「解脫一切苦難」，不再受諸苦難的逼迫；至「諸有」情如有什麼「願求」，我們亦「悉」使「令」得到「滿足」，決不會使他們的願求落空！

「或」者如「有疾」病以及種種「厄」難，要「求」得以「度脫」的人，我們以為沒有其他辦法，「亦應」一心至誠懇切的「讀誦此經」，並且要「以五色縷，結」成「我」們十二藥叉大將的「名字」，要到病苦以及災難解除，「得」到「如」自己的心「願已」，然後「始可」「解」開結成的縷「結」。這是祈求消除病難的另種特殊方便，如真照著這樣去做，對病患災難者是有相當受用的！印順大師的講記，對這有很好說明：『關於打結，向來有兩種說法：一說用五色絲線織成十二個藥叉大將的名字；一說稱念一位藥叉大將的名字，就用五色絲線打一個結，如次念十二名字，打十二個結。兩者比較起來，後說簡便而近情。這打結辦法，可說是一種互通信息的工具。在沒有文字之前，古人都用打結記明事物；發生一件事情，打一個結，看結就曉得什麼一回事。藥叉沿用此法，教眾生遇災難時，念他名字打一個結，他就知道前來護持。又如現代遇急難時，打一通電報或寫一封快信給朋友，他便會趕來援救。所以念一大將名字打一個結，即是請其護持的表示。待病患痊愈，厄難消除，然後將結解開』。這一解說，不特非常明白，而且極為合理，毋庸再作他釋。④





# 九歲的成年禮

Uncovering the Wisdom of the Heartmind

如果你也有難以抹滅的童年記憶，你將深深掩藏，還是勇敢面對？

作者以極其敏銳的筆觸，靜靜回顧八、九歲時，在父親經營的火雞農場，被迫長時間獨自工作，以及驚慌失措的殺生體驗。

透過如實觀照，林·簡森

全然接受痛苦關係中的一切事物，從無知、傷害、冷漠、羞愧、沮喪的人性幽暗底層，重新找回生命和諧的韻律與美感。



◎作者：林·簡森（Lin Jensen）

美國人，出生於1932年，曾於大學教授寫作近三十年。

林為奇克禪社（Chico Zen Sangha）創辦人及資深導師，目前也是加州州立監獄的資深禪修教師，並進行一項保護地球的非暴力行動：每天在市中心的街道旁進行公開的和平靜坐與祈禱。

◎譯者：陳維武

◎定價：320元

7/31前至法鼓文化心靈網路書店購買本書，即享79折優惠！



林·簡森以文學之筆，直探有情生命的痛楚。描述了對苦的安忍、接納乃至於抵達無我的寬容之境。

至此說明了根基於現實生活的禪修：何者為智慧覺照，何者是真正的慈悲。

—— 奚淞（知名作家，畫家）

閱讀《九歲的成年禮》，讓人不禁聯想到1997年美國國家書卷獎的得獎作品《死亡見證》，同樣是以流利的散文手法，書寫生命與死亡。

所不同的是，林的這本書，更多了份悠遠的禪意和佛教寬容無礙的生命觀。

—— 鄭栗兒（資深編輯人，作家）